

## 【理论探讨】

张元素《医学启源》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脏腑  
“火”病机比较\*郭雨晴<sup>1</sup> 邵晶晶<sup>2</sup> 于 峥<sup>1</sup> 周文婷<sup>1</sup> 成 西<sup>1</sup> 陈小野<sup>1△</sup>

(1.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, 北京 100700; 2.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, 广东 珠海 519080)

**摘要:** 张元素对脏腑病机、证候的系统论述见于《医学启源》上卷第三篇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。以往讨论张元素的脏腑病机、证候学术思想者均是这两部分合并而论。但笔者发现,二者所论有很大不同,这种不同可能有历史发展方面的意义。本文比较《医学启源》上卷第三篇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在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的异同发现,一是《医学启源》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在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有很大差异。《医学启源》上卷第三篇无脏腑“火”病机,“火”病机在《脏腑标本药式》的脏腑病机中占重要地位;二是《医学启源》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在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的差异可能有历史发展方面的意义。《医学启源》上卷第三篇主要抄录自《中藏经》,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为张元素所著,二者成文的朝代不同,所以《医学启源》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在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的差异可能有历史发展方面的意义。张元素对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的真实认识与两汉或六朝时代的《中藏经》其实有所不同。

**关键词:** 《医学启源》;《脏腑标本药式》;脏腑“火”病机;比较;张元素

**中图分类号:** R222.19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6-3250(2019)01-0021-02

张元素在脏腑病机、证候学说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,其现存的代表著作主要有《医学启源》《珍珠囊》《脏腑标本药式》3种。张元素对脏腑(无心包络)病机、证候的系统论述见于《医学启源》上卷第三篇“五脏六腑,除心包络十一经脉证法”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。以往讨论张元素的脏腑病机、证候学术思想者,均是这两部分合并而论。但笔者发现,二者所论有很大不同,这种不同可能有历史发展方面的意义。

本文比较《医学启源》上卷第三篇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在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的异同。

采用版本《医学启源》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,均见郑洪新主编张元素医学全书,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5年第2版。其中《医学启源》为任应秋点校。

### 1 《医学启源》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在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有很大差异

#### 1.1 《医学启源》上卷第三篇无脏腑“火”病机

《医学启源》上卷第三篇包括“肝之经,肝脉本部在于筋,足厥阴,风,乙木也”“胆之经,足少阳,风,甲木”“心之经,心脉本部在于血,手少阴君,丁火也”“小肠经,手太阳,丙火”“脾之经,脾脉本在肌肉,足太阴,湿,己土”“胃之经,足阳明,湿,戊土”“三焦,手少阳,为父气”“肺之经,肺之脉本部在于皮毛,手太阴,燥,辛金”“大肠经,手阳明,燥,庚金”“肾之经,命门,肾脉本部在足少阴,寒,癸水”“膀胱经,足太阳,寒,壬水”<sup>[1]</sup>部分,其中均无“火”病机。

**作者简介:** 郭雨晴(1993-),女,在读硕士研究生,从事中医诊疗与证候学研究。

**△通讯作者:** 陈小野,男,研究员,博士研究生导师,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,Tel: 13671340726, E-mail: chenxiaoye1@sina.com。

#### 1.2 “火”病机在《脏腑标本药式》的脏腑病机中占重要地位。

表1显示,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各部分“火”病机频数。

表1 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各部分“火”病机频数

| 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各部分 | “火”病机频数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肺           | 7       |
| 大肠          | 2       |
| 胃           | 1       |
| 脾           | 0       |
| 小肠          | 1       |
| 膀胱          | 2       |
| 肾,命门        | 3       |
| 心           | 9       |
| 三焦          | 4       |
| 胆           | 2       |
| 肝           | 4       |
| 共计          | 35      |

注:①已去除属于重复表述的频数。②包括以治法“泻火”“降火”“清火”“泄火”反映的“火”病机。

相关的“火”病机,如火、实火、火实、火强、虚火、君火、心火、相火、风火、金为火刑、金被火伤、心火太旺下传于肠、肺火下移大肠、火太过则土焦、火入上焦、火入下焦、火入血分等。

将“命门”合并于“肾”中是因为文中二者往往混同表述,如“肾”部分:“气……《内经》肾脏不分左右,本草虽分,究竟命门治法,已该左肾中。”“血:……亦兼命门治法在内。”“命门”部分:“泻相火:肾火与水并处,水不足,火乃有余……”“火弱补之:……弱即肾虚……”“益阳:肾中元阳不足……即用燥药,亦必以滋肾之药佐之……”“精脱固之:血生于阴,而精化于阳,阳不能固则精不能藏,故固精属之右肾。”

具体条文如:

【肺】“泻火:肺属金,畏火,火有君相之别,君火宜清,相火有从逆两治,气实只宜逆治。粳米,石膏,寒水石,知母,柯子。”

“润燥:补母是益肺中之气,润燥是补肺中之阴,金为火刑则燥,润燥不外泻火,泻实火则用苦寒,泻虚火则用甘寒。蛤蚧,阿胶,麦门冬,贝母,百合,天花粉,天门冬。”

“本热清之:清热不外泻火润燥,前分虚实,此分标本寒热,意各有注,故药味亦多重出。”

“清金:清金不外滋阴降火,甘寒苦寒,随虚实而用。黄芩,知母,麦门冬,栀子,沙参,紫苑,天门冬。”

【大肠】“燥:燥属血分,金被火伤,则血液枯燥,养血所以润燥也。桃仁,麻仁,杏仁,地黄,乳香,松子,当归,肉苁蓉。”

“本热寒之:大肠属金恶火,肺火下移大肠,每多无形之热,故宜寒之。”

【胃】“降火:土生于火,火太过则土焦,降心火,乃以清胃热。石膏,地黄,犀角,黄连。”

【小肠】“降火:小肠与心为表里,心火太旺,往往下传于小肠,降心火,所以清小肠之上流也。黄柏,黄芩,黄连,连翘,栀子。”

【膀胱】“泄火:水不利则火无由泄,行水所以泄火。滑石,猪苓,泽泻,茯苓。”

“降火:水在高原,上焦有火,则化源绝,清金泻火,亦补母之意,前虚热条中所载,乃正治法,此乃隔一治法,互文也,至行水泄火,惟实者宜之,已见前泻实条中,与此条有别。地黄,栀子,茵陈,黄柏,牡丹皮,地骨皮。”

【肾】“泻子:木为水之子,水湿壅滞,得风火以助之,结为痰涎,控去痰涎,正所以疏肝而泄水也。牵牛,大戟。”

“气:火强则气热,火弱则气寒,寒热皆能伤气,补气之法,亦不外泻火补火二端……知母,元参,破故纸,砂仁,苦参。”

【命门】“火强泻之:火强非火实也,水弱故火强,火强则水愈弱,故泻法乃是补法。”

“泻相火:肾火与水并处,水不足,火乃有余,滋阴即以泻火,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,是也。黄柏,知母,牡丹皮,地骨皮,生地黄,茯苓,元参,寒水石。”

【心】“火实泻之:心属火,邪气有余,则为火实,故用泻,下分四法。”

“泻子:土为火之子,泻脾胃之热,则心火自清。黄连,大黄。”

“气:火入上焦,则肺气受伤,甘温以益元气,而热自退,虽以补气,亦谓之泻火,火入下焦,则小肠与膀胱气化不行,通水道,泻肾火,正以导赤也。甘草,

人参,赤茯苓,木通,黄柏。”

“血:火入血分,则血热,凉血所以泻火。丹参,牡丹皮,生地黄,元参。”

“泻火:虚用甘寒,实用苦寒,泻火之法不外二端。黄芩,竹叶,麦门冬,芒硝,炒盐。”

“凉血:凉血亦不外泻火,但泻血中之火,则为凉血。生地黄,栀子,天竺黄。”

“散火:火郁则发之,升散之药,所以顺其性而发之,与解表发表之义不同。甘草,独活,麻黄,柴胡,龙脑。”

【三焦】“实火泻之:三焦属火,邪气有余则实,故用泻,下分三法。”

“本热寒之:不言本寒者,虚火即寒,省文也。实火亦热,但前言泻法,此不用泻而用寒,则本热不必皆实火,泻热亦不止汗吐下三法也,参看具有精义。上焦:黄芩,连翘,栀子,知母,元参,石膏,生地黄。中焦:黄连,连翘,生苈,石膏。下焦:黄柏,知母,生苈,石膏,牡丹皮,地骨皮。”

【胆】“实火泻之:木旺生火,火有余则为实,故用泻。”

“泻胆:相火有余,则胆实,泻火所以泻胆也。龙胆草,牛胆,猪胆,生蕤仁,生酸枣仁,黄连,苦茶。”

“降火:泻胆条中,亦多降火之药,但火兼虚实,前言其实,此兼言其虚。黄芩,黄连,芍药,连翘,甘草。”

【肝】“泻子:心为肝之子,泻心火,所以泻子也。甘草。”

“泻木:木中有火,泻木亦不外泻火,但酸以泻木,咸以泻火,泻中有补,与下泻火攻里,有虚实之分,与上补母补气血,又有寒温之辨。芍药,乌梅,泽泻。”

“泻火:苦寒泻火,亦是泻其有余,但不用攻伐,止用寒凉,亦是和解之法。黄连,龙胆草,黄芩,苦茶,猪胆。”

“攻里:行血亦用大黄,是行血亦攻里,但攻里不必行血,故另立攻里一条,皆所以泻实火也。大黄。”

所以,《医学启源》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在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有很大差异。

2 《医学启源》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在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差异可能有历史发展方面的意义

《医学启源》上卷第三篇主要抄录自《中藏经》,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为张元素所著,二者成文朝代不同,所以《医学启源》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在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的差异可能有历史发展方面的意义。

《医学启源》上卷第三篇的11个部分中,每一部分又均分为在前的主要部分和在后的“《主治备”(下转第25页)

#### 4 讨论

从数据结果来看,茯苓四逆汤的病机主要是中虚不运、阳虚阳浮、肺脾肾虚、水气弥漫。茯苓四逆汤的条文虽然只言“烦躁”而未明言“厥逆”,但该方以四逆汤为底方,具有回阳救逆的功效,可推测当有厥逆。《伤寒论》第337条云:“凡厥者,阴阳气不相顺接,便为厥。厥者,手足逆冷是也。”厥由阴阳不相顺接而起,有因气机不畅而致厥,有因虚而致厥。脾为阴中之至阴,居中守土,为气机升降之枢纽。脾之上者为心,为阳中之太阳,脾之下者为肾,为阴中之太阴。《长沙药解<sup>[4]</sup>》云:“土湿不运,升降倒行,水木下陷而寒生,火金上逆而热作。”说明脾虚可以引起气机不运,阴阳不交,心在上,阳无阴之制衡而浮越于上,故见躁扰不安。如徐灵胎<sup>[5]</sup>所云:“此阳气不摄而烦,所谓阴烦也。”肾在下,阴无阳之温煦而寒从中生,因而既见烦躁又见厥逆。正如黄元御所云:“而方其上热,必有下寒,以水火分离,而不交也。见心家之热,当顾及肾家之寒……盖水火本交,彼此相交,则为一气,不交则离析崩崩,逆为冰炭。”<sup>[6]</sup>茯苓四逆汤即于四逆汤中加入茯苓和人参,且茯苓用量尤重。《本草崇原<sup>[7]</sup>》云:“茯苓位于中土,灵气上达,主内外旋转,上下交通,故皆治也。”可见茯苓与人参配伍重在补脾益胃,使气机枢纽恢复、阴阳相接,因病位主要在脾,故未增加补肾之药。

(上接第22页)

要》云:……”部分。

前一部分主要抄录自《中藏经》的上卷“论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之法第二十一”“论肝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二十二”“论胆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二十三”“论心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二十四”“论小肠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二十五”“论脾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二十六”“论胃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二十七”“论肺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二十八”“论大肠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二十九”,中卷“论肾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三十”“论膀胱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三十一”“论三焦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三十二”。陈永治述,《医学启源》上卷“其言脏腑病机,大多录自《华氏中藏经》,再补辑《灵》《素》诸论。”<sup>[1]</sup>杨雪梅述,《《医学启源》》上卷第3篇《五脏六腑除心包络十一经脉证法》,全文采纳《中藏经》关于“脏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法”诸篇,详述各脏腑经脉疾病证候表现,并补充以《主治备要》《脉诀》的相关论述,丰富了脉诊内容。<sup>[2]</sup>本文作者逐字逐句对比了《医学启源》和《中藏经》<sup>[3]</sup>的上述篇幅,可以肯定前者主要抄录

茯苓四逆汤受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条文太过简洁晦涩,即使以方测证仍然会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经过量化分析可以发现,茯苓四逆汤具有丰富的内涵,能给医者带来启发。其一,肾藏阴阳,厥逆与肾有关,但病位并非局限于肾,脾胃在厥逆的病机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。如《伤寒六书》记载的回阳救急汤,其配伍是在四逆汤的基础上合入六君子汤,再配以桂枝加强温阳,五味子收敛阳气共奏回阳之功。这与茯苓四逆汤的配伍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其二,厥逆与阳气有重要的联系,但并非只局限于温阳,还应注意通阳。当水气阻滞气机、阴阳之通路受阻而致厥时,应重视化滞除水,正如叶天士所云:“通阳不在温,而在利小便。”

参考文献:

- [1] 姚耿训, 邹旭. 试论茯苓四逆汤证[J].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, 2011, 9(2): 13-14.
- [2] 徐培平. 方药配伍的“耦合”效用及其组方规律研究的方法学探讨[D]. 广州: 广州中医药大学, 2008: 8.
- [3] 朱文锋. 证素辨证学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8: 68.
- [4] 黄元御. 长沙药解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7: 120.
- [5] 徐灵胎. 徐灵胎医书全集[M]. 太原: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9: 375.
- [6] 黄元御. 四圣医书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1: 20.
- [7] 张志聪. 本草崇原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2: 34.

收稿日期: 2018-05-23

于后者。

“《主治备要》云:……”部分任应秋认为是补辑自《灵枢·经脉》<sup>[4]</sup>。

《脏腑标本药式》为张元素所著。

《中藏经》的成书年代多数认为在六朝(孙星衍说), 谭春雨则认为是两汉<sup>[5]</sup>。《中藏经》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成文朝代不同。所以,《医学启源》和《脏腑标本药式》在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的差异可能有历史发展方面的意义, 张元素对脏腑“火”病机方面的真实认识与两汉或六朝时代的《中藏经》其实有所不同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陈永治. 整理古籍的楷模——评任应秋点校《医学启源》[M]. 上海中医药杂志, 1985, (1): 44-45.
- [2] 杨雪梅. 《医学启源》与脏腑辨证[J]. 天津中医药, 2004, 21(1): 47-49.
- [3] 华佗. 中藏经[M]. 吴昌国, 校注. 南京: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5.
- [4] 张元素. 中医经典文库·张元素医学全书·医学启源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5.
- [5] 谭春雨. 《中藏经》理论传承及成书时间探考[J]. 中医文献杂志, 2009, 27(1): 33-35.

收稿日期: 2018-05-06